

陸龜蒙賦析論

胡淑貞*

摘 要

陸龜蒙是唐末的重要文人，與皮日休合稱皮、陸。他是詩人，亦是傑出的賦家，陸龜蒙以賦為名作品完整十九篇、〈筍賦〉殘卷。晚唐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五朝，黃巢亂起，大盜乘之，王道不宣，皇綱不振，文壇大致分成三種走向，皮日休、陸龜蒙、羅隱等人，主要承繼元白一派，著重於描寫民生問題並指陳時弊。從陸龜蒙賦作中，處處可見「兼濟天下」、「獨善其身」、「書憤宣洩」等的賦學精神，清楚發現儒道交融思想對於他深刻影響。陸龜蒙作品呈現方式，以駢賦為主，其中不乏長句對存在，為唐賦過渡到宋賦的一條線索。鑒於此，本文對陸龜蒙賦作分析，考察他對自己賦論的實踐，並側面了解當時唐末文壇的賦學精神與寫作方式。

關鍵字：陸龜蒙、賦論、兼濟天下、獨善其身、抑鬱外揚、以奇為美

*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，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。

壹、前言

陸龜蒙是唐末的重要文人，與皮日休合稱皮、陸。他是詩人，亦是傑出的賦家，陸龜蒙以賦為名作品共二十篇。晚唐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五朝，黃巢亂起，大盜乘之，王道不宣，皇綱不振，文壇大致分成三種走向，皮日休、陸龜蒙、羅隱等人，主要承繼元白一派，著重於描寫民生問題並指陳時弊。從陸龜蒙賦作中，處處可見「上剝遠非、下補近失」、「詩經美刺」、「反映現實、與民同在」等的賦學精神，清楚發現儒家思想對於他深刻影響。陸龜蒙作品呈現方式，以駢賦為主，其中不乏長句對存在，為唐賦過渡到宋賦的一條線索。

歷來研究唐末文學，大多著筆於李商隱、杜牧等人，著眼於律詩、古文等文體，或唐末的苦吟，或唐末的詩風。研究賦者，則看重晚唐三大家：王棨、黃滔、徐寅，如何新文〈論晚唐律賦的藝術變化〉¹。關於皮陸的研究所見有限²，其中又以皮日休為多，就「陸龜蒙」探討的期刊論文微乎其微，有韓云波〈陸龜蒙的隱逸心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〉³、趙凌宇〈關注現實、哀歌人生—晚唐詩人陸龜蒙的憤世文學思想初探〉⁴、高林廣〈陸龜蒙詩學思想論略〉⁵、鍾德恆〈唐末文人陸龜蒙及其作品〉⁶、鄒文榮〈陸龜蒙「文似元道州」辨析〉⁷，這些論文大多偏重於陸氏的文章分析其心態，或考察其詩歌，鮮少針對研究其賦作進行單篇探討，大多是書中稍微帶到，如馬積高《賦史》⁸、許結、郭維森《中國辭賦發展史》⁹談到一些，《中國歷代賦選（唐宋卷）》選錄〈蠶賦〉¹⁰、《中國歷代名賦金典》選錄〈杞菊賦〉、〈蠶賦〉¹¹、《辭賦大辭典》介紹〈蠶賦〉、〈杞菊賦〉、〈後虱賦〉、〈塵尾賦〉¹²。陸氏賦作在晚唐屬較多者，其中如〈後虱賦〉、〈蠶賦〉、〈塵尾賦〉、〈杞菊賦〉為大家熟知，其他如〈春寒賦〉、〈苔賦〉、〈田舍賦〉、〈秋蟲賦〉仍不乏具有其時代意義。本文整理出陸龜蒙以賦為名的作品共二十篇，故本文以《全唐文》卷八百和卷八〇一為主，並參考宋景昌、王立群點校《甫里先生文集》，

¹ 何新文〈論晚唐律賦的藝術變化〉《湖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95年第1期，頁110-118。

² 李福標〈論皮日休、陸龜蒙的雜體詩〉與〈論皮陸齊名與皮陸文集編纂之間的關係〉、尹楚彬〈皮日休、陸龜蒙二三事新考〉。

³ 載於《襄莊師專學報》1995年第1期，頁17-20。

⁴ 載於《鄭州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6年7月，頁149-152。

⁵ 載於《集寧師專學報》2000年第3期，頁41-45。

⁶ 載於《貴州民族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96年第4期，頁26-29。

⁷ 載於《長春工程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4年第5卷第2期，頁43-46。

⁸ 馬積高《賦史》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9月第2次印刷，頁348-350。

⁹ 許結、郭維森《中國辭賦發展史》江蘇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8月，480-482。

¹⁰ 畢萬忱、何沛雄、洪順隆《中國歷代賦選（唐宋卷）》江蘇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8月，274-277。

¹¹ 吳萬剛、張巨才主編《中國歷代名賦金典》北京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98年3月，頁754-758。

¹² 霍松林主編《辭賦大辭典》江蘇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〈後虱賦〉頁688、〈杞菊賦〉頁696、〈蠶賦〉頁746、〈塵尾賦〉頁800。

擬考察陸氏賦作，對其賦學思想傾向進一步釐清，並從梳理作品中分析其賦體寫作風格，以期能了解陸氏作品為什麼總呈現一種抑鬱的美感？也期望能側面突顯晚唐文人對於賦體寫作的態度以及創作手法。

貳、陸龜蒙生平遭際

一個混亂的年代，文人該如何自居？面對一個腐敗嚴重的政府，文人要如何自處？大聲疾呼？岩棲江湖？陸龜蒙選擇隱居山林而著書批評時局，而非走向黃巢，做翰林學士，不同性格的人在相同時代環境所呈現的處世態度，使他們走向異樣的人生。

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說到唐文宗時的情況，說明唐末的政治危機，權力核心爭奪，使得戰亂四起，人民陷入困境：

于斯之時，閹寺專權，脅君子於內，弗能遠也；藩鎮阻兵，陵慢于外，弗能制也；士卒殺逐主帥，拒命自立，弗能詰也；軍旅歲興，賦斂日急，骨血縱橫于原野，杼軸空竭于裏閭，（唐紀六十）

大唐帝國正逐漸瀕臨崩潰，時代的尾聲總是充斥著各種矛盾與衝突，諸如種族、階級等等的問題，再加之積累而起的邊疆問題、藩鎮割據、政權內部問題。陸龜蒙在〈散人歌〉中也說到唐末政治動亂的情況：

金鑣貝帶未嘗識，白刃殺我窮生為？或聞蕃將負恩澤，號令鐵馬如風馳。大君年小丞相少，當軸自請都旌旗。神鋒悉出羽林仗，續晝日月蟠龍螭。太宗基業甚牢固，小醜背叛當殲夷。禁軍近自肅宗置，抑遏輔國爭雄雌。…四方賊壘猶占地，死者暴骨生寒饑。歸來輒擬荷鋤笠，詬吏已責租錢遲。興師十萬一日費，不啻千金何以支？¹³

陸龜蒙生於這種政治氣氛非常混濁的年代，陸氏（830—881）¹⁴，字魯望，蘇州吳縣人，約在咸通十一年時參加過一次進士舉，朝廷因戰事停貢舉¹⁵，途中聞詔

¹³ 宋景昌、王立群點校《甫里先生文集》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頁249。

¹⁴ 據鍾德恆〈關於陸龜蒙的考辨〉《貴州民族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94年第1期，頁51-56。

¹⁵ 《登科記考》卷二十三載咸通十一年停貢舉。吳在慶、傅璇琮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（晚唐卷）》瀋陽市，遼海出版社，1998年出版，頁554記載十年停貢舉。本文從《登科記考》。根據鍾德恆〈關於陸龜蒙的考辨〉認為陸氏科考在宣宗大中十四年，也就是咸通元年時，本文認為當在咸通十一年時停貢舉時，以致不中進士第。咸通六年陸龜蒙在睦州，與刺史陸墉交游，有〈引泉詩〉為証，咸通八年皮日休中進士舉，十年魯望以其業見造，開始與皮日休酬唱。又《唐語林》卷四云：「丞相李公蔚、盧公攜景重之。」考察《登科記考》卷二十三，得知李蔚於咸通六年知貢舉。或許陸氏已漸漸累積人脈，並已增加自己的實力，開始為科舉鋪路，在咸通十年時認為時機已成熟，然天算不如人算。又若如鍾德恆所言其於咸通元年參加科考，為何一次落

下，只好鬱鬱而歸回舊居，不久生了一場病。陸氏〈奉酬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〉敘述其中緣由：

尋聞天子詔，赫怒誅叛卒。宵旰憫烝黎，謨明問征伐。王師雖繼下，賊壘未即拔。…吾皇自神聖，執事皆間傑。射策亦何為？春卿遂聊輟。伊餘將貢技，未有恥可刷。卻問魚樵津，重耕烟雨壑。…不可抱詞章，巡門事干謁。歸來闔蓬棧，壁立空豎褐。暖手抱孤烟，披書向殘雪。幽憂和憤懣，忽愁自驚蹶。文兮乏寸毫，武也無尺鐵。平生所韜蓄，到死不開豁。¹⁶

甫里先生從此沒有再參加科舉，雖然乾符四年皮日休在太常博士任上曾邀請陸氏赴京貢舉，陸龜蒙也心嚮往之，「忽思名在貢書間」¹⁷，但因乾符三、四年間王仙芝陷汝州、郢州、蘄州，與黃巢分軍為二，使道路不通，只得作罷。乾符三年後往從湖州刺史張搏，乾符六年（879）隱居松江甫里，或居笠澤別墅、或居震澤別墅，過隱士生活，寫作紓解心中鬱結，整理成冊，時謂「江湖散人」，或號「天隨子」、「甫里先生」。這時已是他生命盡頭的前二年。

魯望文壇活動大致在咸通十年之後，與顏蕘、皮日休、羅隱、吳融為益友，這期間正是唐朝藩鎮叛亂的關鍵期，連參加科舉考試都求不得也，滿懷抱負無處伸，一生愁思從此生。魯望是宰輔後代，出生於文人世家，從小就精通《六經》，尤善於《春秋》，他在〈求志賦序〉提到：「予以求聖人之志，莫尚乎《春秋》。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，伏而誦之。」可以確知他經學從《春秋》出發，得到唐代經學大師陸元冲的書，伏而誦之。書香世家、尤明《春秋》，因求不得也而無法見用於世，心中的鬱悶可想而知，只好樂聞人學，講論不倦，著書發抒其幽憂疾痛，¹⁸嚮往堯虞三代之前的淳厚風俗，懷念太宗、玄宗時期的昂揚、明朗的文化世情。

盛唐文人熱情，思緒澎湃，與如日中天的國家聲勢相輔相成，建設了一個大唐盛世，無與倫比，但時間流逝，失去的不只是光陰，也帶走了更多的堅持，一個國家無法堅持用初心來治理國事，只會每況愈下，創業固然不易，守成更見困難。到了晚唐憂心國事的士人，知道中興無望，無法重現貞觀之治、開元之治，不得不更多地批評時弊，揭露腐朽，鞭撻黑暗，因為值得歌頌讚美的政績實在太少了；而他們熱情剴切的諫諍卻越來越被漠視，被置之不理。於是洋溢於盛唐士人詩文中昂奮軒揚的豪邁情調和陽剛之美，漸漸變成了悲憤的呼喚、悲愴的沉吟甚至是悲哀的哭泣。¹⁹

第，從此不考？

¹⁶ 《甫里先生文集》，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頁5。

¹⁷ 〈秋賦有期因寄襲美〉《甫里先生文集》，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頁127。

¹⁸ 《新唐書·隱逸列傳·陸龜蒙》，頁5613。

¹⁹ 董乃斌、程蕃〈唐代士風演變與時代遷易〉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》1994年第1期，頁54。

政治上種種的不堪，加之科場不公，士氣日益消沉，使得唐末文人對於仕途心灰意冷，晚唐律賦大家黃滔曾感嘆：「咸通、乾符之際，龍門有萬仞之險，鶯谷無孤飛之羽，才名如溫岐、韓銖、羅隱，皆退黜不已。」²⁰許多文人選擇隱居，唐末隱逸作家卻沒有六朝文人那樣曠達、超然，而是一種不能有所為的孤寂、莫可奈何的失落感，對未來不具任何希望，陸龜蒙就是這種心態，政治的黑暗、科考的求不得、導致生活重心轉移，只好隱居於市集中，日常生活中有著中國文人特殊的觀照，在儒家仁義之治無法施行時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其身「未為堯舜用，且向烟霞托」²¹。

參、陸龜蒙賦作鳥瞰

賦體發展至晚唐已各體兼備，作家的發展就在創新與傳統的相互影響，大致有兩種走向，一種是發出不平之鳴，對社會種種脫序現象進行嚴厲的譴責，對現實的抨擊更為激烈，如杜牧〈阿房宮賦〉、皮日休〈霍山賦〉、〈桃花賦〉、羅隱〈迷樓賦〉、李商隱、陸龜蒙等人，另一走向則較多弔古傷今的作品，呈現出來的是濃厚的感傷情緒和隱居想法，藝術表現上則更為纖細巧密、更為重視寫作技巧。陸龜蒙剛好是這二種傾向的綜合體，呈現許多絢麗色彩與光芒，攝人的魅力一直持續到清朝²²。

從陸龜蒙的家學淵源、以及家庭情況來說，幼時即沉浸於儒家思想，並接受儒家思想的啓迪，故其文學思想應該以儒家為出發點，如其〈自遣詩三十首〉序言：「且詩者，持也謂持其性情，使不暴去」²³，這種說法源於孔子「思無邪」。又如「自小讀六經、孟軻、揚雄之書，頗有熟者。求文之指趣、規矩，無出於此。」儒家思想中「達者兼濟天下，窮者獨善其身」，在他生命史中可以印證，早期曾參加科舉考試，但科舉不公、龍門路塞，只好獨善其身、「安時處順」。另一方面，儒家的思想，也隨著古文運動、新樂府運動影響著他，「宣洩性情」、「剝非補失」是他文學價值觀的認定。

陸氏以賦為名的作品共二十篇²⁴，有二篇律賦：〈四靈賦〉、〈獬廌賦〉，其餘大致為駢賦以及文賦，這些作品中大多能表現文學思想。大環境、個人性情交出其生命特質：隱士面具下是極具陰影的，有著沉痛、不安社會危機意識，表面平靜，但內心波濤洶湧，深知唐朝正一步一步走向滅亡。陸氏雖傳承自白居易賦論，但時代背景、文學環境、以及作家個人際遇、才性等問題，之間仍有一些差

²⁰ 黃滔〈司直陳公墓誌銘〉《黃御史集》卷六，景印文淵閣《欽定四庫全書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
²¹ 〈奉和初夏遊楞伽精舍次韻〉《甫里先生文集》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頁13。

²² 簡宗梧先生、游適宏〈清人選唐律賦之考察〉中得到一個結論：「所謂的唐律賦『高手』與『傑作』，這些選家大致有共同肯定的對象。以「高手」而言，大抵集中於中、晚。…屬晚唐者約有：…陸龜蒙（?-881?）等。」載於《逢甲人文社會學報》，2002年11月，頁32。

²³ 《甫里先生文集》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頁142。

²⁴ 詳細賦作情形見附表一。

別，如白居易律賦有十三篇，陸龜蒙只有二篇，白氏所處年代雖已天寶安史亂後，但中唐作家對於國家未來仍懷抱著極大的希望，晚唐卻日薄西山，高唱「只是近黃昏」。中唐溫卷、行卷風氣還非常流行，且科舉考試正如火如荼持續展開，尤其律賦的完成，白居易是關鍵性的人物，下開五大程式者。到了晚唐，政治不安、投卷無門、場屋失利，所以律賦並非陸龜蒙其主要創作之體裁。再則白居易科考順利，雖曾一度被貶官，但尚屬順利，他認為「賦者，古詩之流」，要求賦體寫作具有美刺功能，除諷刺社會黑暗與不公平外，還需「潤色鴻業、發揮皇猷」。晚唐很難發揮皇猷歌功頌德，陸氏的作品中大多是批評時弊，就算是〈自憐賦〉對於社會不公的憤慨，也只是稍微顯露，陸氏的賦作中較不具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，因此，陸龜蒙的賦學思想雖傳習自白居易，但彼此間仍有差異。

附表一

賦名	體裁 25	題材 26	點校本 27	全唐文 28	英華 29	四庫 30	賦彙 31	唐文萃 32	集成 33
春寒賦	文賦	擬古	* ³⁴	*		*			
後虱賦	文賦	詠物	*	*		*	*	*	
杞菊賦并序	文賦	詠物	*	*		*	*	*	*
苔賦并序	駢賦	詠物	*	*		*			
蠶賦并序	文賦	詠物	*	*		*	*	*	*
自憐賦并序	騷賦	抒懷	*	*		*			
田舍賦	駢賦	說理	*	*		*			
求志賦并序	文賦	言志	*	*		*			
比李花賦	駢賦	詠物	*	*		*	*		* ³⁵
微涼賦	駢賦	抒懷	*	*		*			
中酒賦	駢賦	抒懷	*	*	*	*	*		*
幽居賦并序	駢賦	抒懷	*	*	*	*	*		
採藥賦并序	駢賦	抒懷	*	*	*	*	*		*
書帶草賦	駢賦	詠物	*	*	*	*	*		*
秋蟲賦	駢賦	抒懷	*	*		*			
塵尾賦	駢賦	說理	*	*	* ³⁶	*	* ³⁷		* ³⁸
四靈賦	律賦	詠物	*	*	* ³⁹		* ⁴⁰		* ⁴¹
獬廌賦	律賦	詠物	*	*	* ⁴²		* ⁴³		* ⁴⁴
石筆架子賦	駢賦	詠物	*	*					
筭賦 ⁴⁵			*						

²⁵體裁認定依詹杭倫先生《唐宋賦學研究》〈宋代辭賦辨體論〉中「賦體的重新歸類」形式分類，

肆、賦作的思想傾向

一、兼濟天下一諷時勸世：

唐末整體政經情勢已經大不如前，一些有志文士，大多憤於時事，敢於諷刺，爲文以其批評時政，如皮日休、陸龜蒙、羅隱便是。如陸龜蒙在〈苔賦序〉中提到：

江文通嘗著青苔賦，盡苔之狀則有之。懲勸之道，雅未聞也。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，因復為之。⁴⁶

認爲江淹〈青苔賦〉著重於「體物」，缺乏了「寫志」之旨，雖然表現其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」琢字愈秀、結字愈新的時代精神，但單純模形寫物，無法彰顯物象內在精神，無法發揮懲勸之道、化下風上之風騷精神，需要深刻探求物理的思想內化，故浦銑《復小齋賦話》評「若論懲勸之義，雕琢之工，則魯望作後來居上矣。」⁴⁷又如〈蠶賦序〉：

荀卿子有〈蠶賦〉，楊泉亦為之。皆言蠶有功於世，不斥其禍於民也。

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年10月，頁169-176。

²⁶ 題材認定依作品呈現之主題思想。

²⁷ 宋景昌、王立群點校《甫里先生文集》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簡稱點校本。

²⁸ 董誥等編《欽定全唐文》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²⁹ 為李昉等編纂《文苑英華》省稱，台北，商務書局。

³⁰ 為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省稱。

³¹ 為陳元龍輯《歷代賦彙》省稱，台北，商務書局。

³² 姚鉉編《唐文粹》台北，商務書局。

³³ 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省稱。

³⁴ *代表本文集中有收錄此篇賦。

³⁵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賦名為〈郁李花賦〉。

³⁶ 《文苑英華》賦名為〈有即席探得麈尾賦〉。

³⁷ 《歷代賦彙》賦名為〈即席探得麈尾賦〉。

³⁸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賦名為〈即席探得麈尾賦〉。

³⁹ 《文苑英華》闕作者名。

⁴⁰ 《歷代賦彙》作者闕名。

⁴¹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作者為無名氏。

⁴² 《文苑英華》闕作者名，賦名為〈獬豸賦〉。

⁴³ 《歷代賦彙》作者闕名。

⁴⁴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作者闕名。

⁴⁵ 此篇為殘卷，僅剩8字，四字一句，共存二句，故無法判斷其體裁、題材。

⁴⁶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10587。

⁴⁷ 浦銑《復小齋賦話》收入何沛雄《賦話六種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局，1982年，頁80。

余激而賦之，極言其不可，能無意乎？詩人〈碩鼠〉之刺，於是乎在。⁴⁸

直接批評貪官污吏對人民的傷害，表達陸氏關心人民、不滿政治的想法。賦文中更運用對比方式，突顯主題更見當代人民的不幸：

古民之衣，或羽或皮。無得無喪，其游熙熙。藝麻緝纊，官初喜窺。十奪四五，民心乃離。逮蠶之生，繭厚絲美。機杼經緯，龍驚葩卉。官涎益饞，盡取後已。嗚呼！既黍而烹，蠶實病此。伐桑滅蠶，民不凍死。⁴⁹

文中先寫先民之時，以遞進的方式從民游熙熙到盡取而已，最後憤慨的表示只有伐桑滅蠶，人民才不會凍死。這說明文人對上古社會的嚮往，相對側面了解其對現世社會的一種失望與無力感。文章的出發點扣緊《詩經·魏風·碩鼠》，指責乾符六年當時吳興大旱，鼠害成災，然其時正當黃巢王霸二年，各地兵變不斷，賦稅益重，真正原因是「禮失而不可行，導致物暴政貪」。〈自憐賦〉雖是自憐成分多，但仍不忘對於天下蒼生的責任，陸氏賦學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：

幸固陋而或全，豈乖離乎素躅。敢諫鼓不陳，進善旌不理，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；丞相府不開，平津閣不立，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。苟吾君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，則蒼生何由弛械而去繫。⁵⁰

另外如律賦作品〈獬廌賦〉也表現文人深深的期盼：

於是騰雙眸而舉柱，聳特角而觸邪。當之者則立成於犴獄，見之者則固節於邦家。無正不彰，無姦不屈。常在公而為言，匪從己而犯物。百發百中，或受命於神祇；無黨無偏，寧奉辭於綸綍。…日者神直簪筆，風潛衣繡。順素節以擊揚，奉白簡而彈奏。指之者豺狼不避，觸之者回邪莫漏。⁵¹

文中表達了百姓的終極想法，能遇到上古「觸物知邪」之神獸，以幫助人民度過這段黑白不分、是非莫名的混亂時代。

政治動盪，人心浮動，有心之士，思索人類繼來開來之使命，寄游天地者，肖形於魏晉逍遙之塵尾。陸氏賦中除諷刺政局的不安，也提到了這種人心的轉

⁴⁸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97。

⁴⁹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97。

⁵⁰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88

⁵¹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94。

變，感嘆當時文人不求經典原義，卻陽奉陰違追逐名利，如〈麈尾賦〉：

謝文靖、桓宣武、王東亭、郗北府，相與叩《易》論元，驅今駕古。散入神明之蹟，中稽《道德》之祖。理窟未窮，詞源漸吐。支上人者，浮圖其形。左擁竹杖，右提山銘。於焉就席，引若潛聽。俄而齧缺風行，《逍遙》義立。不足稱異，才能企及。公等盡矚當仁，咸云俯拾。道林乃攝艾衲而精爽，捉犀柄以揮揖。天機發而萬目張，大壑流而百川入。於戲！世路欹斜，藏訛掩瑕。陽矜莊而靜默，暗奔競而喧譁。貞襟枳棘，奧旨泥沙。雖然絕代清談客，置此聊同王謝家。⁵²

一語道破唐末的士風，「陽矜莊而靜默，暗奔競而喧譁。」表面是道家虔誠的信徒，背地裡卻做些雞鳴狗盜、追逐名利之事，可能只剩下麈尾是真實的，其餘都是虛妄的、不可期待的，就像唐末的政局一般。又如〈後虱賦并序〉：

余讀玉谿生〈蝨賦〉，有就顏避跣之歎，似未知蝨，作〈後蝨賦〉以矯之。衣緇守白，髮華守黑。不為物遷，是有恒德。小人趨時，必變顏色。棄瘠逐腴，乃蝨之賊。⁵³

這篇賦很短，但卻涵義深刻，以虱喻人，藉以諷刺當時攀援富貴、阿諛奉承的風氣，缺乏讀書人應有不以物遷之恆德，將小人的面目刻畫極其傳神。陸氏賦作中存在非常多這種批評世態、諷刺現實的篇章，如〈秋蝨賦〉、〈田舍賦〉、〈春寒賦〉等等。如〈春寒賦〉借由宋玉〈高唐賦〉故事而來，旨在說明：「芳神失職，陰御爭強。朝耕犢戰，暮箔蠶僵。民病如此，君何勿傷。襄王於是下席稱謝，撤燕戲，省嬪嬙。」⁵⁴直接抨擊最高統治者，期望能有魄力與作為，從自身做起。正如浦銑所說，陸氏的詠物作品雖多，然「皆有激而言，不當作翻案文字觀」⁵⁵。

二、獨善其身一歸隱情懷

唐大中、咸通之後，王朝已漸入暮景，皇室奢侈日甚，且用兵不息，宦官與藩鎮勢力角逐，使得士子龍門路塞，無法入世，故黃滔感嘆豪貴塞龍門之路、龍門有萬仞之險，許多文人原寄望於科舉為國家社會盡一己之力，實行儒家仁義之治，以挽救頹弊的政局，如今無奈於皇權旁落，科考的公平性受到極大的破壞。原本「有志扶荀孟」⁵⁶的陸龜蒙卻「命既時相背，才非世所容」⁵⁷，只好退居松

⁵²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94。

⁵³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93。

⁵⁴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88。

⁵⁵ 浦銑《復小齋賦話》收入何沛雄《賦話六種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局，1982年，頁 85。

⁵⁶ 〈村夜二篇〉之一《甫里先生文集》

⁵⁷ 〈江墅言懷〉《甫里先生文集》

江甫里，「且向烟霞托」。

陸氏賦作中，除了一些諷刺賦作外，有一部份是抒發其個人不能有所為的想法，隱居之情躍於紙上，離開了政治風暴，置身於南方清幽虛無之境，衷心虛靈而通達，專心讀書，一心一意做個隱士，《新唐書·隱逸列傳》記載：

居松江甫里，多所論撰，雖幽憂疾痛，賞無十日計，不少輟也。…得書熟誦乃錄，讎比勤勤，朱黃不去手，所藏雖少，其精皆可傳。借人書，篇秩壞舛，必為輯褫刊正。樂聞人學，講論不倦。有田數百畝，屋三十楹，田苦下，雨潦則與江通，故常苦飢。身畚鍤，蓐刺無休時，或譏其勞，答曰：「堯、舜黜瘠，禹胼胝。彼聖人也，吾一褐衣，敢不勤乎？」…不喜與流俗交，雖造門不肯見。不乘馬，升舟設蓬席，齎束書、茶竈、筆牀、釣具往來。時謂江湖散人，或號天隨子、甫里先生，⁵⁸

「達者兼善天下，窮者獨善其身」是中國讀書人普遍的心態，不得志，對於政局無能為力、不能有所為的無奈感，在晚唐文人的心中更是明顯。陸龜蒙就是晚唐眾多隱士之一，詩文中有非常多的篇章是描寫歸隱的情趣，賦作亦然，如〈杞菊賦并序〉：

天隨子宅荒，少墻屋，多隙地。著圖書所，前後皆樹以杞菊。春苗恣肥，日得以採擷之，以供左右杯案。及夏五月，枝葉老硬，氣味苦澀，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。人或歎曰：「千乘之邑，非無好事之家，日欲擊鮮為具，以飽君者多矣。君獨閉關不出，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，何自苦如此？」生笑曰：「我幾年來忍饑誦經，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？」退而作〈杞菊賦〉以自廣云：惟杞惟菊，偕寒互綠。或穎或苕，煙披雨沐。我衣敗綈，我飯脫粟。羞慚齒牙，苟且梁肉。蔓延駢羅，其生實多。爾杞未棘，爾菊未莎。其如予何？其如予何？⁵⁹

序中即說明自己居住環境以及種植杞、菊的樂趣。屋前屋後，荒蕪一片，很多空房以及書籍，但他卻甘之如飴。賦一開始即創造杞、菊高潔的形象，自己以此為樂，並以此比喻自己守志不易，雖有人詰問，覺得主人居陋室、忍受飢餓窮苦，仍不綴於誦讀儒家經典，非常不合時宜，但主人不改其樂。藉歸隱之事，露自傲之鋒芒。文辭簡單表達自己潔身自愛的品格，以及寧願守殘抱拙，也不想同流合污的理念。〈自憐賦〉也表達自己退居江湖的想法：

⁵⁸ 《新唐書·隱逸列傳·陸龜蒙》，頁 5612-5613。

⁵⁹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 10591。

既不獲築說莘伊，委身而理天下；又不及箕巢穎許，散髮而類鶉居。率幽憂之情抱，將退伏於林廬。謂之積兮，繁其疏搜羅以虛；謂之朽兮，輔其儲涵潢乃瀦。旁無垠兮上無初，退不足兮進有餘。先寒束縮，後燠敷舒。首蓬隆以半散，肢棘瘠而枯疎。

想出仕，告無門，想隱居，心不甘，進退矛盾之處，文人自知，但時空因素只能選擇退隱，退於林廬的生活中然幽憂之情藏在心，偏激之言躍於紙上。道不見用於世，回歸原點積累能量、蓄備才學。如〈幽居賦序〉提到：

陸子居全吳東，距長洲故苑一里。闔關不通人事，且欲吟詠情性。曰「燕居」。則仲尼有之矣；曰〈卜居〉，則屈原有之矣；曰〈閒居〉，則潘岳有之矣；曰〈郊居〉，則沈約有之矣。既抱幽憂之疾，復為低下之居，乃作〈幽居賦〉，其序云。余少學窮元，早持堅白。其生也懸贅附疣，其材也戴瘦銜瘤。居無養拙之資，出有倦遊之歎。初張蓬矢，嘗逞志於四方；末佩椒蘭，敢違仁於一日。雖家風未泯，而世德將衰。⁶⁰

雖辭繁意少，且情緒消沉，⁶¹但仍可解讀出在那個家風未泯，但世道將衰的唐末社會，陸氏歸隱之心是明確而合乎時機，曾想立志四海、兼濟天下，但人心不古、乾坤失衡，遂抱幽憂之疾，為低下之居。當士大夫群體人格徹底背離了儒家的種種約束之後，隨機應變甚至朝秦暮楚的「順時」心態，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⁶²在其賦作中，〈田舍賦〉、〈求志賦〉、〈中酒賦〉、〈微涼賦〉等都有其歸隱的情緒，這期間或憂或悠，只是轉念之間。

伍、陸賦作之創作特色

一、抑鬱外揚

研究陸龜蒙的賦一般著眼於他對於社會動盪及政局不安的社會責任，也就是儒家的文學思想，就如同他作品中的諷刺精神、規勸作法，以期能「提新書，抱野史，上干天子之有司」效果。但「書憤」卻是他文學追尋中一個重要動力，〈笠澤藜書序〉云：

內壺鬱則外揚為聲音，歌詩賦頌銘記傳叙往往雜發，不類不次，渾而載之，得稱為藜書，自當諷憂之一物，非敢露世家耳目，故凡所

⁶⁰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10594。

⁶¹見馬積高《賦史》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9月第2次印刷，頁350。

⁶²張興武〈唐末五代文學思潮主流及過渡特色〉《西北師大學報》1999年9月，頁2。

諱其中畧無避焉。⁶³

將寫作當成忘記憂愁的一種方式，他曾說「宣尼名位達，未必《春秋》作」⁶⁴他的憂憤除為國為民外，有才不能顯，才非世所容，既貧且疾，幽居鄉里，能無憂乎？將內在情感轉化成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字是一個作家的基本功夫，人秉持天地之精華，能感通各種情感，多能咏嘆以通性靈、吟詠其情思。如其〈自憐賦序〉抒發個人衰暮之情，政治的渾沌不明、生活的艱困難熬、自身的心力交瘁，使他自怨自艾：

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，醫甚庸而氣益盛，藥非良而價倍高。每一把臂一下杵，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。其為窮且否，亦已至矣。聖人云：五福六極之數，曰壽、曰富、曰康寧、曰貧、曰疾、曰憂。既貧且疾，能無憂乎？憂既盈矣，能無傷乎？人既傷矣，能無奪壽乎？是不蒙五福，偏被六極者也，誰其憐之？作〈自憐賦〉：噫！天地兮何德以生子？付邃古之道兮惠而行諸。聖人耕，吾亦耕；聖人漁，吾亦漁。聖人窮或過乎是，聖人達曾不依予。

文章中極力書寫其受壓抑的情緒，鬱結心中無處消，怨氣胸內何處洩？又如其〈幽居賦〉：

賤不容憂，貧惟可賀。冥心而姑務藏疾，卷舌而誰能擊墮？爭先敢脫乎牛車，自給方營於馬磨。噫！秦時亡命，竟作帝師；吁！漢末遺臣，皆稱王佐。吾焉用此，僕病未能。藝合歡求解憂之力，餌陟釐明攻冷之徵。悲少歌於趙壹，喜長嘯於孫登。

文學來自於人的情感，所以文人常藉由創作宣洩心中的情緒，所謂「不平則鳴」，抒發緩解心中的抑鬱或憤悶之情，如其於〈怪松圖贊序〉：

天之賦才之盛者，蚤不得用於世，則伏而不舒，薰蒸沉酣，日進其道，權擠勢奪，卒不勝其阨。號呼呶挈，發越赴訴，然後大奇出於文彩，天下指之為怪民。嗚乎！木病而後怪，不怪不能圖其真；文病而後奇，不奇不佳駭於俗。⁶⁵

文中藉由奇木自嘲自己不用於世、懷才不遇之情，努力於創作不綴，對於文章寫作的要求，提出一套獨特看法，樹木怪在不合自然之道生長，所以文章要奇，奇

⁶³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10600。

⁶⁴ 〈奉和初夏遊楞伽精舍次韻〉《甫里先生文集》，河南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9月出版，頁13。

⁶⁵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一，頁10607。

於不合寫作規律、文章揆則，方能駭於俗以達警世效果。陸氏對賦的功能要求也是這樣，在賦文中隻字片語總能將他心中憂憤之情、激越之心宣之於筆墨。

二、以「奇」為美

「文病而後奇，不奇不佳駭於俗。」陸龜蒙期望從奇文的方式達到社會效應，奇文的表現可以從寫作手法發現。如他追求「我書奇奇，渾元未衰」，自覺文章中含有天地浩然之正氣，這正氣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。象徵陸龜蒙自我描摹寫照的〈甫里先生傳〉曾論及寫作詩歌的要求：

少攻歌詩，欲與造物者爭柄，遇事輒變化，不一其體裁。始則凌轢波濤，穿穴險固，囚鑿怪異，破碎陣敵，卒造平淡而後已。⁶⁶

詩歌的要求，賦亦如此，欲與造物者爭柄，作品便出現奇崛之氣、人品令人產生偏激之感。從他求奇的賦作中，仍保存如儒家諷諭精神的文學功能，所謂「酌奇而不失其真，翫華而不墜其實」⁶⁷。

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第十九首，評論陸龜蒙「萬古幽人在澗阿，百年孤憤竟何如？無人說與天隨子，春草輸贏較幾多！」⁶⁸主要批評陸氏作詩孤憤太多、怨氣太重、未能得儒家溫柔敦厚之道，不符合「中和」的審美標準。⁶⁹陸氏賦體寫作的表現手法也有這種特色，不合儒家「中和」審美標準主要為突顯其作品中之「奇」，以抒發其對時代不滿的憤懣，達到駭於俗的境界。陸氏賦文寫作之「奇」表現手法如下：

(1) 立新之奇：

晚唐文學環境已大體兼備，如何在各種體裁完備的情況下出奇制勝，「新」是吸引人的一種方式，書寫材料的創新也是他的一種特色，題目立新者如〈中酒賦〉、〈田舍賦〉、〈採藥賦〉等，借題發揮，多能切中時弊。賦體寫作上，很少寫作農業主題的，〈田舍賦〉內容敘述了農村生活：「江上有田，田中有廬。屋以菘蔣，扉以籬篠。笆籬捷微，方竇樞疎。簷卑欹而立偃僂，戶偏側而行趑趄。蝸旋頂隆，龜拆旁塗。夕吹入面，朝陽曝膚。左有牛樓，右有鷄居。將行瞪遮，未起啼驅。」表現出他對於下層民眾的同情，表現出他著書代為立言的想望。作法之新，賦體寫作很少有「即席」而成，大多需要一些時間完成，陸氏有〈即席探得塵尾賦〉應該就是即席完成，除可展現其臨場反應，也可知其才學之深厚。

刻意生新於字詞、句調、音韻等，李調元評「魯望刻意生新，芋眠蓓麗。句調之奇變，音韻之妍靡，評書家所云：『行間茂密，實亦難過』者，移以品題，

⁶⁶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一，頁10617。

⁶⁷ 《文心雕龍注》卷一，台北，臺灣開明書局，67年9月臺十四版。

⁶⁸ 元好問《遺山先生文集》上海，上海書局，1989。

⁶⁹ 詹杭倫、沈時蓉〈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第十九首試解〉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0年11月，頁61。

殆非溢美之辭也。」⁷⁰如〈中酒賦〉：

愁應平子分與，渴是相如傳得。感物逾嗟，懷人有惻。謝月鏡共王清去，去不乏風流；杜蘭香別張碩來，來更無消息。…麟毫簾近，遮雲母不足驚心；琥珀釧將，還玉兒未能迴首。⁷¹

又如〈書帶草賦〉：

有味非甘，莫共三山芝校；無香可媚，難將九畹蘭爭。…霜亦曾露，潘令偏知白薤；風嘗徧起，宋生惟道青蘋。⁷²

多能運用新的詞語，摛詞新變，詞必己出，面目各不相同，並且綺麗過之，令人目迷五色。⁷³才學根基深耕，方能融裁典故自如，若己有之。

陸氏寫作賦體吸收了古文寫作技巧，大量用了古文語法，如〈石筆架子賦〉：「衛夫人悶弄彩毫，思量不到；班婕妤笑提丹筆，眇眇無因。若自叢山，如當樞几。…可以資雪唱，可以助風騷。」〈塵尾賦〉：「理窟未窮，詞源漸吐。…於焉就席，引若潛聽。…不足稱異，才能企及。」〈秋蟲賦〉：「縷急如斷，絃么欲怒。或自奇而不屈，或相先而並妬。」〈幽居賦〉：「或抽易軸，或扣元端。」其中也善用了修辭中詰問法，〈書帶草賦〉：「不識深宮，豈是曾為帝女？非侵遠道，誰言能憶王孫？」〈杞菊賦〉結尾曰：「其如予何？其如予何？」〈幽居賦〉是陸氏最長的賦作，使用更多詰問：「彼既得矣，予何謝焉？…冥心而姑務藏疾，卷舌而誰能擊墮？…夜將半而誰容？月每旦而誰評？清言不屈，孫劉詎減於中軍？善講無窮，支許那輕於小令？」〈自憐賦〉亦如此，似乎向上天詰問自己坎坷的人生，既貧且疾，能全壽乎？

陸龜蒙時運不濟憤世嫉俗，以標新立異為生民代言，用窮幽測深將道理深化，於寫作表現手法上能結合古文語言的創作模式，呈現一種新穎特殊的自我風格。

（2）句法之奇

陸龜蒙賦作中以駢賦為大宗，他卻能在六朝駢賦發展基礎上更勝一籌，句法表現上，三言句起首，有〈塵尾賦〉：「謝文靖、桓宣武。王東亭、鄒北府。」，又〈苔賦〉：「天地閉，風雨積。門逕秋，莓苔植。」，被浦銑稱為起四句皆三字最佳者⁷⁴，當之無愧。連篇四言句者，有〈杞菊賦〉、〈後蝨賦〉、〈蠶賦〉；賦中

⁷⁰ 詹杭倫、沈時蓉《雨村賦話校證》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，民82年6月，頁31。

⁷¹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10591。

⁷² 《欽定全唐文》卷八百，頁10592。

⁷³ 詹杭倫、沈時蓉《雨村賦話校證》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，民82年6月，頁31。

⁷⁴ 浦銑《復小齋賦話》云：「謝惠連〈雪賦〉起四句皆三字，後人祖之者不一，如……皆是者。最佳者，唐杜牧之〈阿房宮賦〉、陸魯望之〈苔賦〉，雖規倣前人，而各成其勝，學古者當闕此

有一四四句式者，如〈幽居賦〉：「噫！秦時亡命，竟作帝師；吁！漢末遺臣，皆稱王佐。」句法之奇眩人奪目，以營造雕琢之工，《復小齋賦話》評之：

魯望諸賦，精工雕鏤，不遺餘力。句法多用四五五四，四七七四，八四八四，不多用之、以等剩字。且賦中頗多寄託，〈青苔〉、〈書帶〉諸篇，得騷人香車美人遺意。⁷⁵

魯望於駢賦基礎上發展出四五四五，四七四七，八四八四隔句對模式，或許不是他首創，但他廣泛運用於作品中，處處可見著力點，極富匠心。

他將排比句式運用自若，〈田舍賦〉：「有沮溺之賢，以仕易農乎？有輪扁之道，以仕易工乎？有弦高之義，以仕易商乎？…農之仕，墮於力而希歲；工之仕，巧於文而幸貴；商之仕，射其肥而啗利。所以國靡凶荒之儲，家乏完堅之器，人闕有無之備。」騷賦〈自憐賦〉中使用長對句的方式，也令人稱奇：

臯陶瘖，師曠瞽，予則視瞻而言語；卻克跛，行父禿，予則趨蹌而櫛沐。…敢諫鼓不陳，進善旌不理，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；丞相府不開，平津閣不立，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。

句法生動並不拘於一，刻意求新，精雕玉琢。劉熙載云：「賦取乎麗，而麗非奇不顯，是故賦不厭奇。」⁷⁶陸氏賦作體現了這種說法，因其綴詞之工，顯示句式之奇。

（3）用韻、用字之奇

奇崛險怪之徒，或有意避熟就生，或格調拗折，或造語新奇。陸氏雖不至於佶屈聱牙、晦暗不明，但有些韻的安排是極為特殊。如「支」「脂」「之」三韻與「微」韻通押，依《廣韻》要求「微」韻獨用，「支」「脂」「之」三韻共用，但陸氏喜將「支」「脂」「之」三韻與「微」韻通押⁷⁷，〈苔賦〉：「麗色何似？嘉名孰為（支）⁷⁸？高有瓦松，卑有澤葵（脂）。散巖竇者石髮，補空田者垣衣（微）。在屋曰昔邪，在藥曰陟釐（之）。」〈蠶賦〉：「逮蠶之生，繭厚絲美（旨）。機杼經緯，龍鸞葩卉（尾）。官涎益饑，盡取後已（止）。嗚呼！既豢而烹，蠶實病此（紙）。伐桑滅蠶，民不凍死（旨）。」〈自憐賦〉：「一蝎在木兮柯瘍葉痿，寒暑

秘。魯望賦見全集中，余刻入《唐律賦箋注》。」收入何沛雄《賦話六種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局，1982年，頁56。

⁷⁵ 浦銑《復小齋賦話》收入何沛雄《賦話六種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局，1982年，頁76。案：浦銑云「魯望句法多用四五五四，四七七四，八四八四，」筆者發現魯望賦作中沒有四五五四，四七七四句式，可能為筆誤，應為「四五四五，四七七四」才符合實際情況，並與後文「八四八四」相當。另〈青苔〉應為〈苔賦〉。

⁷⁶ 劉熙載《藝概》卷三，台北，漢京文化出版，74年9月出版，頁100。

⁷⁷ 平該上去入。案：這些通押的韻到了平水韻是屬於同一韻目，本文姑且不論。

⁷⁸ （）內為《廣韻》韻目。

三病兮吾寧禦衰（脂）。服猛鷲兮捕龍螭，吾無力支；大舜禹兮張孔姬，吾其庶幾（微）。託斯文之赴愬，冀君子之攸宜（支）。」〈比李花賦〉：「靜倚庭楹，徐飄蕊氣（未）。落幽閨怨別之夢，寫空谷遺榮之思（志）。初侍東陵聖母，冶態媽妍；近辭北燭僊人，愁容委墜（至）。」〈書帶草賦〉亦如此用法。其他用韻〈春寒賦〉中「東」、「冬」通押，〈求志賦〉中「換」、「旱」二韻，屬上去通押，〈中酒賦〉中「真」、「欣」通押。

再者用韻之奇，〈苔賦〉、〈後蝨賦〉、〈杞菊賦〉起首用入聲韻起頭。有些作品押險韻，如用「產」韻、「阮」韻、「禡」韻等；用險字，如〈中酒賦〉：「才遭轆轤」、「有馘卓擒伶」，〈苔賦〉：「或薄或并」、「窗欹癭枕」等等，這種力求創新的精神，營造一種奇異之美，於晚唐賦體寫作中另闢蹊徑。

文學創作通常以當代人創作為基礎而出奇制勝，這就是文學變化的不變法則，能夠創新，文學生命才能長久，繼承傳統，文章成份才有營養。陸龜蒙的賦就是借鑑傳統的價值，並參閱當時的文風。認為「以奇為美」的創作原則是足以驚世駭俗，使人正視問題。

陸、結語

元遺山稱陸龜蒙為「晚唐風骨」，楊萬里稱為「晚唐異味」，這都說明陸氏在晚唐並不是只能因「閑情別緻」而自成一家，尤其從北宋至南宋乃至金代，有一股聲勢浩大的「陸龜蒙熱」，⁷⁹如蘇軾、張耒都有〈後杞菊賦〉、張栻有〈續杞菊賦〉、晁補之有〈求志賦〉、黃庭堅有〈苦筍賦〉、梅堯臣有〈麈尾賦〉、張耒有〈卯飲賦〉、金代趙秉文有〈解朝醒賦〉等等⁸⁰，直接或間接受陸氏影響。

陸龜蒙在王朝末年政治黑暗、仕途無望，無所遇合之時，鬱鬱之氣不能自掩，歸於林野著書憤懣，在其賦作思想傾向中有著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矛盾，進無路退不甘的情緒一直影響著作家，直接影響於創作風格，即於作品中表現出「抑鬱外揚」與「以奇為美」的特色。陸氏期望從「奇」的創作手法抒發其百年孤憤，用「立新」、「句式」、「用韻、用字」等的方式表達「奇崛之氣」，晚唐諸家中，實屬特例。魯迅在〈小品文的危機〉說得允當：「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，別人也稱之為隱士，而看他們在《皮子文藪》和《笠澤叢書》中的小品文，並沒有忘記天下，正是一榻糊塗的爛泥裡的光彩和鋒銳。」⁸¹

⁷⁹ 李廣定〈元好問對陸龜蒙的崇拜——兼就《論詩三十首》（其十九）的解讀與各家商榷〉《汕頭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2005年第6期，頁39。

⁸⁰ 以上這些賦皆可見於《歷代賦彙》。

⁸¹ 《魯迅全集·南腔北調集》北京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，頁575。

參考資料

一、專書

- (唐)黃滔《黃御史集》(景印文淵閣《欽定四庫全書》),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(宋)歐陽修、宋祁《新唐書》台北,藝文書局。
- (宋)李昉等編纂《文苑英華》台北,商務書局。
- (宋)姚鉉編《唐文粹》台北,商務書局。
- (清)徐松《登科記考》日本京都,中文出版社,1982年5月再版。
- (清)董誥等編《欽定全唐文》北京,中華書局,1983年。
- (清)陳元龍輯《歷代賦彙》台北,商務書局。
- (清)劉熙載《藝概》卷三,台北,漢京文化出版,74年9月出版。
- 《文心雕龍注》台北,臺灣開明書局,67年9月臺十四版。
- 何沛雄《賦話六種》香港,三聯書局,1982年。
- 宋景昌、王立群點校《甫里先生文集》河南,河南大學出版社,1996年9月出版。
- 吳萬剛、張巨才主編《中國歷代名賦金典》北京,中國文聯出版公司,1998年3月。
- 吳在慶、傅璇琮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(晚唐卷)》瀋陽市,遼海出版社,1998年。
- 馬積高《賦史》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9月第2次印刷。
- 許結、郭維森《中國辭賦發展史》江蘇,江蘇教育出版社,1996年8月。
- 詹杭倫《唐宋賦學研究》北京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4年10月。
- 畢萬忱、何沛雄、洪順隆《中國歷代賦選(唐宋卷)》江蘇,江蘇教育出版社,1996年8月。
- 魯迅《魯迅全集·南腔北調集》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,1981年。
- 霍松林主編《辭賦大辭典》江蘇,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6年。

二、論文

- 李廣定〈元好問對陸龜蒙的崇拜——兼就《論詩三十首》(其十九)的解讀與各家商榷〉《汕頭大學學報(人文社會科學版)》2005年第6期,頁36-41。
- 何新文〈論晚唐律賦的藝術變化〉《湖北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1995年第1期,頁110-118。
- 高林廣〈陸龜蒙詩學思想論略〉《集寧師專學報》2000年第3期,頁41-45。
- 張興武〈唐末五代文學思潮主流及過渡特色〉《西北師大學報》1999年9月,頁1-6。
- 董乃斌、程蓄〈唐代士風演變與時代遷易〉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》1994年第1期,頁51-56。
- 詹杭倫、沈時蓉〈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第十九首試解〉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000年11月,頁61-65。
- 鄒文榮〈陸龜蒙「文似元道州」辨析〉《長春工程學院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004

年第 5 卷第 2 期，頁 43-46。

趙凌宇〈關注現實、哀歌人生—晚唐詩人陸龜蒙的憤世文學思想初探〉《鄭州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6 年 7 月，頁 149-152。

鍾德恆〈唐末文人陸龜蒙及其作品〉《貴州民族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96 年第 4 期，頁 26-29。

韓云波〈陸龜蒙的隱逸心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〉《棗莊師專學報》1995 年第 1 期，頁 17-20。

簡宗梧、游適宏〈清人選唐律賦之考察〉《逢甲人文社會學報》2002 年 11 月，頁 21-35。